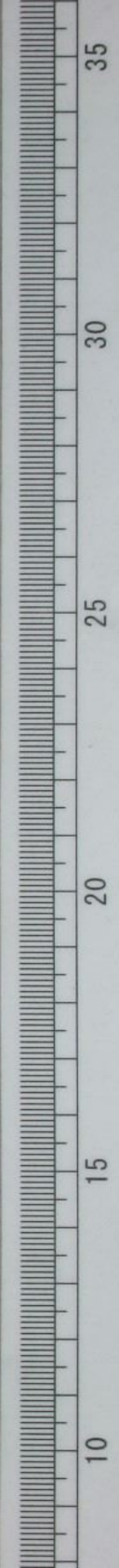


周書

至六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9  
2



文庫11  
D 269  
2

月書卷六

帝紀六

武帝下

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以柱國庾杲公辛威為寧州總管太原公  
王康為襄州總管初置營軍器監壬申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  
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  
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並停至秋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賑卹逋租懸調兵役殘功並宜蠲免癸酉行  
幸同州二月景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員巳酉柱國廣  
德公李意有罪免三月景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納言伊婁謙  
使於齊郡縣各省主簿一人景寅至自同州甲戌以柱國趙王招  
為雍州牧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國公于寔有罪免丁酉初令上書

三十三

柳田泉文庫

48-11057

010190558750

者。竝爲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六月。詔東南道四總管內。自去年以來新附之戶。給復三年。秋七月。景辰。行幸雲陽宮。己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丁卯。至自雲陽宮。甲戌。陳遣使來聘。景子。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僞齊。猶懷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勳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疎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克豫則馳檄可定。然後養銳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爲何如。群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爲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宜陽豐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啓來蘇之望。旣禍益惡。稔衆叛親。離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涼風戒節。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冀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潛資將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以柱國陳王純爲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總管。鄭國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隋國公楊堅。廣寧公薛迴。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率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

卯入于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率諸軍  
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  
焚舟而退齊王憲及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  
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  
戊寅至自東伐已卯以華州刺史畢王賢為荊州總管冬十月戊  
子初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  
軍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甲子行幸同  
州閏月齊將尉相貴寇大寧延州總管王慶擊走之以柱國齊王  
憲蜀國公尉遲迥為上柱國柱國代王達為益州總管大都督榮  
陽公司馬消難為梁州總管詔諸畿郡各舉賢良十一月庚寅日  
置司內官員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至自同州景寅又遣

使來聘是歲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給

五年春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  
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曰朕克已思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  
古載懷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問民郵隱其獄犴  
無章侵漁黎庶隨事究驗條錄以聞若政績有施治綱克舉及行  
宜圭華道著丘園竝須檢審依名騰奏其鰥寡孤獨寔可哀矜亦  
宜賑給務使周贍廢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絞其從者遠配為  
民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贇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竝宜  
隨機專決三月庚子月犯東井第一星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  
服再替戊申祥夏四月乙卯行幸同州開府清河公宇文神舉攻  
拔齊陸渾等五城五月壬辰至自同州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辛  
亥祠太廟景辰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丁巳行幸雲陽宮月  
掩心後星庚午熒惑入輿鬼秋七月乙未京師旱八月戊申皇太

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卯。至自雲陽宮。乙丑。陳遣使來聘。九月丁丑。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謂群臣曰。朕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爲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爲右二軍總管。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爲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泰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憲東王純爲前軍。庚戌。熒惑犯太微上將。戊午。歲星犯太陵。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馮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鍾鼓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竝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中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噪。齊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開府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送關中。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加授大將軍。留精兵一萬以鎮之。又遣諸軍徇齊諸城鎮。竝相次降。款十一月己

卯齊王自并州率眾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遣齊王憲為後拒是日齊王至晉州憲不與戰引軍度汾齊王遂圍晉州晝夜攻之齊王憲屯諸軍於涑水為晉州聲援河東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甲午詔曰偽齊違信背約惡稔禍盈是以親總六師問罪汾晉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賊眾危惶鳥一作栖自固暨元戎及旆方來聚結遊魂境首尚敢趑趄朕今更率諸軍應機除剪景甲放齊諸城鎮降人還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帝帥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王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王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與塹南引帝大喜勸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王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眾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王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王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景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國公丁巳大軍次并州齊王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曰以下缺

人寄喉脣之重棟梁骨鯁翦為仇讐狐趙緒餘降成阜隸民

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茲漏網置之度外。正欲各靜封疆。共紓民瘼。故也。爾之主相曾不是思。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土咸求傳刃。帷幄獻兼弱之謀。爪牙奮干戈之勇。羸糧坐甲。若赴私讐。是以一鼓而定晉州。再舉而摧逋醜。僞丞相高阿那肱驅逼餘虜。竊據高壁。僞定南王韓建業作守介休。規相抗擬。聊示兵威。應時崩潰。那肱則單馬宵遁。建業則面縛軍和。爾之逃卒所知見也。若其懷遠以德。則爾難以德綏。處隣以義。則爾難以義服。且天與不取。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術。朕今親馭群雄。長驅宇內。六軍舒旆。萬隊啓行。勢與雷電爭威。氣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之郊。望歲之民。室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誠。僞主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牽羊道左。銜璧轅門。當惠以焚櫬之恩。待以列侯之禮。僞將相在公。已下。衣冠士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効。官崇爵賞。名在公。已下。衣冠士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効。官崇爵賞。士胡寧自棄。或我之將卒。逃彼逆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善求多福。無貽後悔。璽書所至。咸使聞知。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封其特進。開府。賀拔伏恩。為郅國公。其餘官爵。各有差。戊午。高延宗僭。即僞位。改年德昌。己未。軍次并州。庚申。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抗拒。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詔諸軍繞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為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尸。靡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昔天厭水運。龍戰于野。兩京圯隔。四紀于茲。朕坐拱巖廊。君臨宇縣。相邠民於海內。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諛。僞主高緝。放命燕齊。怠慢典刑。傲擾天紀。

加以背惠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弔民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勅敵僞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州間僞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名號與僞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收合餘燼背城抗敵王威既振魚潰鳥離破竹更難建瓴非易延宗衆散解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恩覃惠澤被之率土新舊臣民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僞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無失其齊僞制令卽宜削除鄒魯搢紳兩并騎士一介可稱竝宜銓錄百年去殺雖或難希暮月有成庶幾可勉景寅出齊宮中金

浪寶器未幾魏報攻齊國公侯莫陳庸國公王謀北平公寇紹

鄭國公達奚震竝爲上柱國封齊王憲子安城郡公質爲河間王大將軍廣化公丘崇爲潞國公神水公姬願爲原國公廣業公尉遲運爲盧國公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癸酉帝率六軍趣鄴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

三十五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齊王先送其母并妻子於青州及城陷乃率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率二千騎追之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之曰汝有死罪者三前從并走鄴攜妾棄母是不孝外爲僞主戮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是日



西方有聲如雷者一甲午帝入鄴城齊任城王湝先在冀州齊王  
 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季卿送傳國璽禪位於湝季卿未達被執送  
 鄴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封齊開府洛州刺史獨  
 孤永業為應國公景申以上柱國越王盛為相州總管己亥詔曰  
 自晉州大陣至於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即授父本官尉遲勤擒  
 齊王及其太子恒於青州庚子詔曰偽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  
 刑動挂羅網偽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偽侍中特進開府故  
 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  
 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諡并寔措其見存子孫各隨蔭敘錄  
 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辛丑詔曰偽齊叛渙竊有漳濱世縱淫  
 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構繁日凌雲以暴  
 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  
 道念生民之費高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  
 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  
 各還本主二月景午論定諸軍功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  
 上班賜有差丁未齊王至帝降自阼階以賓王之禮相見高湝在  
 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隋公楊堅率軍討平之  
 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  
 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  
 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幽青南兗  
 豫徐北朔定並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官及六府官癸丑詔  
 曰無侮煢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往訓偽齊末政昏虐寔繁  
 災甚滔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  
 達一作達之門朕為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誠深罪已除其苛政事

屬改張宜加寬宥兼行振卹自偽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  
偽齊被掠為奴婢者不問官私竝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卽聽  
還願往淮北者可隨便安置其有癯殘孤老饑餒絕食不能自存  
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校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  
務使存濟乙卯帝自鄴還京景辰以柱國隋公楊堅為定州總管  
三月壬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  
不群者弗拘多少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  
竝從車輦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  
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為溫國公庚戌大會群  
臣及諸蕃客於露寢乙卯廢蒲陝涇寧四州總管己巳祠太廟詔  
曰東夏既平王道初被齊氏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機念存康  
濟恐清淨之志未彰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達寢興軫慮用切於  
懷宜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風省俗宣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務  
在弘益五月丁丑以柱國譙王儉為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國祀國  
公亮為大司徒鄭國公達奚震為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芮為大  
司馬柱國應國公獨孤永業為大司寇鄖國公韋孝寬為大司空  
辛巳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也己丑祠方丘詔曰朕欽承丕緒寢  
興夤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  
作之者勞詎可廣廈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  
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  
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  
始其露寢會義崇信舍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  
斷之物竝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宮戊戌  
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三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

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竝宜除蕩。藁宇雜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庚子，陳遣使來聘。是月，青城門無故自崩。六月，丁未，至自雲陽宮。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癸亥，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甲子，帝東巡。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為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秋七月，己卯，封齊王憲第四子廣都公負為莒國公，紹莒莊公洛生後。癸未，應州獻芝艸。景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治政得失。戊戌，以上柱國庸公王謙為益州總管。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詔曰：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醜，百世不免。昔既無算，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實典。凡諸雜戶，悉放為民。配雜之科，因之永削。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敘，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國公竇熾申國公李穆竝為上柱國。戊寅，初令民庶以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甲申，絳州獻白雀。壬辰，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已上，竝舉送州郡，以禮發遣。癸卯，封上大將軍上黃公王軌為鄒國公，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宮。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總，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是月，誅溫國公高緯。十一月，庚午，百濟遣使獻方物。壬申，封皇子充為道王。兗為蔡王。癸酉，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軍與戰，不

九尾狐

百濟

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郟國公王軌率師討之是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詔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為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過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眾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已亥晦日有蝕之初行刑書要制持杖仗在群彊盜五匹以上不持杖群彊盜五匹以上監臨王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偽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憲五戶及十丁以上意也三項以上者至死刑書所不載者自依律科十一月戊午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已未東壽陽土人反率眾五千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宇文神舉破平之庚申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景寅以柱國滕王道為河陽總管丁卯以柱國隋國公楊堅為南兗州總管上柱國申國公李穆為并州總管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僞趙王他婁屯來降壬午行幸鄴宮分相州廣平郡置洛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恒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二月甲辰柱國大冢宰譙王儉薨丁巳帝至自東巡乙丑以上柱國越王盛為大冢宰陳王純為雍州牧三月戊辰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壬申突厥遣使

獻方物。甲戌初服常冠。以阜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郟國公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故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爲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殺掠吏民。議將討之。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宮。景申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若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且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人爲名號。朕上承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水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失爲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卽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諡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己未葬於孝陵。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旣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櫺棋。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

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疆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  
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  
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  
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  
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彊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  
一二年間必使天下統一統此其志也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  
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續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  
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  
已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彊兵  
之術乘讐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摠祖宗  
之宿憤拯東夏之屯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廖無

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  
前王者歟

九月三日  
今日學教始

宣帝  
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  
州保定元年五月景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  
廟於隋立為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  
臨崩太子總朝政五年而崩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  
宣帝太子高祖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一雨  
高祖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於是歲星變或  
人自合於東井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封開府子智為齊國公開  
月乙亥命山東流民新復業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  
有並給復一年位如陽氏為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為太師

漢書卷七 宣帝紀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景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為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癸丑歲星熒惑太白合於東井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封開府于智為齊國公閏月乙亥詔山東流民新復業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竝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為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為太師

周書卷七

帝紀七

宣帝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景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為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癸丑歲星熒惑太白合於東井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封開府于智為齊國公閏月乙亥詔山東流民新復業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竝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為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為太師

楊氏也

十八

十四

一

五

及古閣

西

陳王純爲太傅。柱國代王達、滕王道、盧國公尉遲運、薛國公長孫覽竝爲上柱國。進封柱國平陽郡公王誼爲揚國公。是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率衆討平之。秋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乙巳，祠太廟。景午，祠圓丘。戊申，祠方丘。庚戌，以小宗伯岐國公斛斯徽爲大宗伯。景辰，熒惑太白合於七星。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壬戌，以柱國南充州總管隋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癸亥尊所生李氏爲帝太后。八月，景寅夕，月於西郊。長安萬年二縣民居在京城者，給復三年。壬申，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一曰，決獄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毋族絕服外者聽婚。三曰，以杖決罰，悉令依法。四曰，郡縣常境，賊盜不擒獲者，竝仰錄奏。五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才堪任用者，卽宜申薦。六曰，或昔經驅使，名位未達，或沉淪蓬華，文武可施，宜竝採訪，具以名奏。七曰，僞齊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聽預選。降二等授官。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竝皆稟恤。以大司徒杞國公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大司徒。柱國揚國公王誼爲大司空。庚辰，太白入太微。景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爲大司寇。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以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抱罕公辛威、鄆國公韋孝寬竝爲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元爲荆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汾州稽胡帥劉受邏于舉兵反，詔上柱國越王盛爲行軍元帥，率衆討平之。庚申，熒惑犯左執法。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以大司空揚國公王誼爲襄州總管。戊子，百濟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胄，是

秀才  
考廉



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掠吏民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為大司空癸未熒惑入氏仍留經一月巳丑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道為行軍元帥率眾伐陳免京師見徒竝令從軍

二十一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群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癸卯封皇子衍為魯王甲辰東巡狩景午日有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為大司徒辛亥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為大宗伯癸丑日又背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為皇太子二月癸亥詔曰河洛之地世稱朝市上則於天陰陽所會下紀於地職貢路均聖人以萬物阜安乃建王國時經五代世歷千祀規摹弘遠邑居壯麗自魏氏失馭城闕為墟君子有戀舊之風小人深懷土之思我太祖受命豐鎬晉宇嶠函蕩定四方

東京

有懷光宅高祖神功聖略混一區宇往巡東夏省方觀俗布政此宮遂移氣序朕以眇身祇承寶祚庶幾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嘗遊覽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遙前謂經營今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以迄於晏駕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總管郊國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於突厥戊辰以上柱國鄖國公韋季寬為徐州總管乙亥行幸鄴景子初令授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辛巳詔曰有聖大寶寔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與能幽顯同謀確乎不易域中之大寶懸定于杳冥天下為公

蓋不避於內舉。我大周感蒼昊之精，受河洛之錫。武功文德，光格區宇。創業垂統，永光無窮。朕以寡薄，祇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群后不貳之心。職貢與雲雨俱通，憲章共光華竝亘。圓首方足，咸登仁壽。思隆國本，用弘天曆。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叶無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肅而成。天祿之期，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海，深合謳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封內史上大夫鄭譯為沛國公。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蓋有鳥色。大如雞卵，經四日滅。戊子，以上柱國大前疑越王盛為太保，大右

日中有鳥

石經

弼，蜀公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達為大右弼。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又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竝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壬寅，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為涇州總管。庚申，至自東巡。大陳軍伍，帝親擐甲胄，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入，百官迎于青門外。其時驟雨，儀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貫為永康縣王。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蝕，不視事。過時不食，乃臨軒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為上柱國。己巳，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於東井。五月辛亥，以洛州襄國郡為趙國，以齊州濟南郡為陳國，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以潞州上黨郡為代國，以荊州新野郡為滕國。邑各一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竝之國。癸

周書七

四

丑有流星大如斗出太微落落如遺火是月遣使簡視京兆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宮突厥寇并州六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出氏西北流長一丈入月中巳巳月犯房北頭第二星乙酉有流星大如斗出營室流入東壁是月咸陽有池水變為血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王賢為雍州牧大後丞隋國公楊堅為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後丞壬辰熒惑掩房北頭第一星景申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妃陳氏為天左皇后八月庚申行幸同州壬申還宮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父開府元晟並為上柱國山提封鄗國公晟封翼國公開府楊雄為邢國公乙卯定武國公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海

丙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為太師上柱國鄒國公韓建業為大左輔是月所在有蟻群鬪各方四五尺死者什八九九月巳酉太白入南斗乙卯以酆王貞為大冢宰上柱國鄆國公韋季寬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國公亮郟國公梁士彥以伐陳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使於陳冬十月壬戌彗星犯軒轅大星是日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訖論議於行殿是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乙酉熒惑鎮星合於虛是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伏誅十一月乙未幸溫湯戊戌行幸同州壬寅還宮巳有星大如斗出張東南流光明燭地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是月韋季寬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黃城

梁士彥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寓。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撤懸。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宜宣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於是舍住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竝乘驛以從。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己卯。還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會苑。癸巳。祀太廟。乙巳。造二宸畫。日月之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左諸州新附民。給復二十年。初。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戊午。突厥遣使獻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爲天制。詔敕爲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太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是日。洛陽有禿鷲鳥。集于新營。太極殿前。榮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鬪。

於汴水之側黑龍死三月丁亥賜百官及民大酺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敘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且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戊子行軍總管杞國公亮舉兵反襲行軍元帥鄆國公韋孝寬於豫州亮不勝孝寬獲而殺之辛卯以永昌公椿為杞國公紹簡公連後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戒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听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賁持鉞馬上稱警蹕以至於同州乙未改同州宮為天成宮庚子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王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僂伏

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為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為天左大皇后夏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廚流入紫宮抵鈎陳乃滅巳巳祀太廟巳卯詔曰朕以寡薄昧於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陰陽調序自春涉夏甘澤未豐既軫西郊之歎將虧南畝之業興言夕惕無忘鑒昧良由德化未敷政刑多舛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思覃寬惠被之率土見囚死罪竝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巳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惡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以迎候五月巳丑以上柱國大前疑隋國公楊堅為揚州總管甲午夜帝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帝不豫還宮詔隋國公堅入侍疾甲辰有星大如三斗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聲若風鼓

幡旗丁未。追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巴西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諡曰宣皇帝。七月景申。葬定陵。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威嚴。矯情修飾。以是過惡。遂不外聞。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卽聞視先帝宮人。逼爲淫亂。纔及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耽酗于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奄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耀。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模。壯麗踰於漢魏。遠矣。唯自尊崇。無所顧懼。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瓚之屬。以飲食焉。又令群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旣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嘗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云之。又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唯宮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杞國公亮之子。卽帝之從祖兒子也。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之以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誅。乃反。纔誅溫。卽追尉遲氏入宮。初爲妃。尋立爲皇后。

散樂

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治政。其後遊戲無恒。出入不飾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遊道會。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戒少年。為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為喜樂。擯近臣。多時猜忌。又去於財。略無賜與。恐群臣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為。莫不鈔錄。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詠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名曰天杖。宮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於是內外恐懼。人不敢言。百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達於終。一史臣曰。高祖之非才。顧宗祧之至重。滯愛同于晉武。則其異于宋宣。不復。以槓楚期之。公懲蕭義方之改。豈。使。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九月四日歸。自學。校。後。

皇帝。諱。衍。後。漢。高。祖。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己。亥。帝。於。鄴。宮。傳。位。於。正。陽。宮。一。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崩。天。詔。帝。入。宿。於。露。門。學。已。酉。宣。帝。崩。帝。入。居。大。學。廢。正。陽。宮。大。赦。天。下。停。洛。陽。宮。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為。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楊。氏。為。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宋。氏。為。帝。太。后。其。大。中。大。皇。后。陳。氏。天。祐。大。皇。后。周。氏。天。祚。大。皇。后。周。氏。出。俗。為。尼。杜。國。漢。王。尊。為。上。杜。國。在。大。中。相。杜。國。揚。州。總。管。周。公。楊。堅。為。假。黃。鉞。左。大。承。相。杜。國。表。王。為。上。本。

十幸卦

周書卷八

帝紀八

靜帝

靜皇帝諱衍。後改為闡。宣帝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宮。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為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露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天下。停洛陽宮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為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楊氏為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為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並出俗為尼。柱國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國公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贇為上柱

及古閣

一才  
七才  
八才

大正...



復佛道

國帝居諒闇百官總已以聽於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國鄖國公  
韋季寬為相州總管罷入市稅錢六月戊午以柱國許國公宇文  
善神武公竇毅修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並為上柱國趙王  
招陳王純越王達代王盛滕王道來朝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  
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辛酉以柱國杞國公椿燕國公于  
寔部國公賀拔伏恩並為上柱國甲子相州總管尉遲迴舉兵不  
受代詔發關中兵即以季寬為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上柱國畢王  
賢以謀執政被誅以上柱國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國公椿為大司  
徒已巳詔南定北光衡巴四州民為宇文亮抑為奴婢者並免為  
民復其本業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遍天庚辰罷諸魚池及  
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以柱國蔣國公梁睿為益州總管秋七  
月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慧起兵辛卯

楊素

月掩氏東南星甲午月掩南斗一星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  
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舉兵遣大將軍清  
河公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丁未隋公楊堅為都督內  
外諸軍事已酉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為  
行軍元帥率軍討之壬子歲星與太白合於張有流星大如斗出  
五軍東北流光明燭地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癸丑封皇  
弟術為鄴王術為鄆王是月豫州荊州襄州三總管內諸蠻各率  
種落反焚燒郵驛攻亂郡縣八月庚申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  
代即以梁睿為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丁卯封上柱國杞國公椿威  
為宿國公開府怡昂為鄆國公庚午韋季寬破尉遲迴於鄴城迴  
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廢之分相州陽  
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景子以漢王贄為太師上柱國并州

總管申國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秦王贇爲大右弼燕國公于寔爲大左輔巳卯詔曰朕祇承洪業二載於茲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姦慝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悲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衆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繁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群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南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爲治聖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迴元謀執迷不悟及迴子姪逆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庚辰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岷山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宋安公元景山率衆追擊俘斬五百餘人邳州平沙州氏帥開府楊永安聚衆應王謙遣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胄於滎州斬胄於石濟以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齊國公于智爲大司空廢相青荆金晉梁六州總管九月甲申熒惑與歲星合于翼景戌廢河陽總管爲鎮隸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陽慧爲大宗伯壬辰廢皇后司馬氏爲庶人甲午熒惑入太微戊戌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爲上柱國辛丑分潼州管內新遂普合及瀘州管內瀘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巳酉熒惑犯左執法庚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竝爲上柱國進封翼爲任國公忻爲英國公壬子丞相去左右之號隋公楊堅爲大丞相冬十月甲寅日有蝕之乙卯有流星大如五斗出張南流光明燭地壬戌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隋國公楊堅加大冢宰五府總于天官戊寅梁睿

楊雄下脫

破王謙於劔南追斬之傳首京師益州平十一月甲辰達奚儒破楊永安於沙州沙州平乙巳歲星守太微丁未上柱國鄖國公韋季寬薨十二月壬子以柱國蔣國公梁睿為上柱國癸丑熒惑入氏丁巳以柱國邗國公楊雄為普安公賀蘭譽邠國公梁士彥上大將軍新寧公叱列長文一作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陽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源陽公楊銳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竝為上柱國庚申以柱國楚國公豆盧勣為上柱國癸亥詔曰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為後蓋明辯親疎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錄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異允上玄文武群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貫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齋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忘親且神徵革姓本為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寓累世於茲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甲子大丞相隋國公楊堅進爵為王以十郡為國辛未代王達滕王適竝以謀執政被誅壬申以大將軍長寧公楊勇為上柱國大司馬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為大司寇

九才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朕以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速遽及此辰窮慕纏綿言增號絕踰祀革號憲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為大定元年乙酉歲星逆行守右執法熒惑掩房北第一星景戌詔曰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為重去歲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竭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於茲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人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於朝鍾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為庶幾可至於是遣戎秩

堅長子也

止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  
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加賞罰以大司  
馬長寧公楊勇為洛州總管二月庚申大丞相隋王楊堅為相國  
總百揆更封十郡通前二十郡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替拜不名備  
九錫之禮加璽鉞遠遊冠相國印綠綬綬位在諸王上又加冕十  
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特副車置  
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簾宮懸王后王子爵命之號竝依魏晉  
故事甲子隋王楊堅稱尊號帝遜于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邑  
萬戶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有其文事竟  
不行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諡曰靜皇帝葬恭  
陵

九月四日也

史臣曰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緒內相挾孫劉之詐戚藩無齊代  
之疆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  
王無救宗周之頌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  
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文帝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閔帝元皇后

明帝獨孤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

武帝李皇后

宣帝楊皇后

宣帝宋皇后

宣帝陳皇后

汲古閣

五



宣帝元皇后

宣帝尉遲皇后

靜帝司馬皇后

書紀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於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娉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擇無厭之所加。莫限斯阜。榮之所及。無隔險諛。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敘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爲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二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祚。追尊爲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爲皇后。文帝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爲丞相。納后爲姬。生高祖。天和元年六月。尊爲皇太后。建德二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爲略陽公也。尚焉。及踐祚。立爲皇后。帝被廢。后出俗爲尼。建德初。高祖

誅晉國公護。上帝尊號為孝閔帝。以后為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藩也。納為夫人。二年正月。立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為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使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揚荐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及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廡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

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為天元上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贊奉璽綬。冊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習。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增奉鴻名。光緝常禮。俾誠敬有展。歡慰在茲。福祉無疆。億兆斯賴。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祔葬於孝陵。

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後稍得親幸。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為天皇太后。二年。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

諱奉璽綬冊。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  
祉。坤靈表貺。瑞肇丹陵。慶流華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因心  
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思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永綏福履。顯  
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靜帝尊爲大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  
出俗爲尼。改名常悲。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禮葬於京城南。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爲帝納后。爲皇  
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爲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  
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二年。詔  
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  
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粢盛。比殊禮  
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竝加太  
焉。帝遣使持節冊后。爲天元太皇后。曰咨爾含章載德。體順居貞。  
肅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歡。宜  
答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尋又立爲天中大皇后。與后爲五皇  
后。后性柔婉。不好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  
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  
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  
免。帝崩。靜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  
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  
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已行此詔。心  
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  
甚。隋文帝旣不能譴責。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後  
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  
年四十九。煬帝還京。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帝之爲太子。后被選。掌帝衣服。帝年少。召而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立爲天元。帝后。尋改爲天皇后。二年。又改爲天太皇后。冊曰咨爾彌宣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堯門表慶。嘉稱旣降。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歟。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爲帝太皇后。隋開皇元年。出俗爲尼。名法淨。六年。殂。年四十。以尼禮葬京城。

宣帝陳皇后。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爲德妃。月餘。立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冊曰咨爾儀範柔閑。操履凝潔。淑問彰於遠近。令則冠於宮闈。是用甲彼龍章。加茲徽號。爾其復禮問詩。披圖顧史。永隆

嘉命。可不慎歟。三月。又詔曰。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殊典。軒轅繼軌。次妃竝四。虞舜受命。厥娶猶三。禮非相襲。隨時不同。朕祇承寶圖。載弘徽號。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居極五帝。所以仰崇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儷。且坤儀比德。土數惟五。旣緝恒典。宜取斯儀。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爰王粲。盛徽音。日躋肇建。嘉名宜膺。顯冊於是。以後爲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爲尼。改名華光。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隸。仕齊。官至特進。開府。東兗州刺史。謝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封浙陽郡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封鄆國公。除大宗伯。宣帝元皇后。名藥尚。河南洛陽人也。開府。晟之第二女。年十五。被選入宮。拜爲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爲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元太皇后。冊曰咨爾資靈。姜水。載德塗山。懿淑內融。徽音潛暢。

是用加茲寵數。式光踐禮。爾其聿修儀範。肅膺顯冊。祇承休命。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后同時被選入宮。俱拜爲妃。及升后位。又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爲尼後。李朱及尉遲后等。竝相繼殞沒。而二后于今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末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尉遲皇后。名熾。繁蜀國公迥之孫女。有美色。初適杞國公亮。子西陽公溫。以宗婦例入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進后入宮。拜爲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左太皇后。冊曰咨爾門膺積善。躬表靈貺。徽音茂德。朕實嘉之。是用弘茲盛典。申彼寵章。爾其克慎厥猷。寅答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首。隋開皇十五年。殂。年三十。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爲帝納爲皇后。冊曰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以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曆。內政爲助。昭被圖篆。惟爾門積慶靈。家韜休烈。徽音令範。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儷。皇極爾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任妣之芳塵。翟有光采。盛無怠。雖休勿休。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擁衆奔陳。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隸刺史李丹妻。於今尚存。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為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卽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序。求豺狼之外利。旣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讐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

於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鯁奇直臣鉗口過矣哉  
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代無聞呂霍則與  
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  
斯魏文所以發一槩之詔也已

九月五日午  
前也

周書卷九 列傳第一終

周書卷十

列傳第二

邵惠公顥

子什肥導護什肥子寶  
導子廣亮翼赫衆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子善提

虞國公仲

子興

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  
次杞簡公連次莒莊公洛生次太祖顥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毀過  
禮鄉黨咸敬異焉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南河臨陣墜馬顥  
與數騎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  
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  
都督恒朔等十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戶謚曰惠顥

馬川七鳳  
氏雷固周

周書

三子什肥導護護別有傳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歿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留晉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冀定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襲爵邵國公諡曰景子胄嗣

胄少而孤貧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也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始歸關中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邵公尋除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出爲原州刺史轉滎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輔政胄舉州兵應尉遲迥與清河公楊素戰敗遂走追獲於石濟遂斬之國除胄子乾仁幼好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關六防

諸軍事蒲州刺史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與護同伏誅二年五月追贈復封舊爵

導字菩薩少雄豪有仁惠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及太祖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導爲都督鎮原州及悅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縣侯邑五百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魏文帝卽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神武渡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

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尋加侍中開  
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  
太子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  
治兵訓卒得定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  
備乃退會侯景舉河南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為隴右  
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  
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  
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  
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太祖每出  
征討導恒居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  
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緝監護喪事贈本  
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今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有萬人

餘人莫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  
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  
見思如此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幽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  
亮椿竝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永昌郡公孝閔帝踐阼改封天水  
郡公世宗即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秦州刺史武  
成初進位大將軍遷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戶保定初入  
為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兼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三年除秦  
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而悅  
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獨  
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曾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

持以奉進。高祖悅之。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天和三年。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卒。公追封幽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臣聞資孝成忠。生民高義。旌德樹善。有國常規。竊惟故幽國公臣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群后。功懋維城。受朕建旆。威行秦隴。班條驅傳。化溢嶠函。比腴理外。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痾漸愈。而災釁仍集。丁此窮憂。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茲毀頓。以至薨殂。尋繹貫切。不能自已。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已立身。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簡素。非秦政而衰。吳禮譏石椁而美。厚薪。今卜兆有期。先遠方及。誠恐一從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坐霈然之澤。留情既往。降愍幽魂。爰敕有司。伸其宿志。窆窆之禮。庶存儉約。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幽國公廣。藩屏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毀滅。啓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西。所司一遵詔。且存儉約。子洽嗣。大定中。隋文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亮字乾德。武成初。封永昌郡公。後襲烈公爵。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幽國公薨。以亮為秦州總管。廣之所部。悉以配焉。亮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手敕讓之。建德中。高祖東

伐以亮為右第二軍總管并州平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宣帝即位出為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為行軍總管與元帥鄆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輒破江側民邨掠其生口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鄆國公而并其眾推諸父為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會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遯走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

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諡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溫為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椿字乾壽初封永昌郡公保定中授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刺史四年關中民饑椿表陳其狀

書勞慰因令所在開倉賑卹四年高祖東伐椿與齊王憲攻拔武

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晉州椿率眾屯棲雞原宣帝即位拜大司

寇亮誅後詔令紹烈公封尋進位上柱國轉大司徒大定初為隋

文帝所害并其五子西陽公道宗本仁隣武子禮獻

眾字乾道保定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惠語默不常人莫能測隋

文帝踐極初欲封為介公後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執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逼定州軍於唐河遂俱

歿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

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戶諡曰簡子光寶為齊

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

幽州刺史襲爵杞國公諡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

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乃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眾，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克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晉陽。洛生時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莒國公，邑五千戶。諡曰莊。

子莒提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爵莒國公。諡曰穆。以晉公護子至為嗣。

至字乾附，初封崇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為穆公後。三年，追復至爵。

實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王憲子廣都公真襲爵。真字乾禎，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於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戶。子興嗣。

興生兵亂，與仲相失。年又冲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寇沙苑，興預在行間，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與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賢良。除本郡丞，徙長隰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為涇州刺史。五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恒幽等



六州諸軍事。恒州刺史。諡曰靖子洛嗣。  
洛字永洛。九歲命為虞國公世子。天和四年。詔襲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靜帝崩。隋文帝以洛為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疎屬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勳烈。而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峩峩焉足以輔轍於前。載矣。當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侯莫不隳肝膽以効款。援符命以頌德。冒以葭葦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九月五日

周書卷十一 列傳第二終

西州宅鳳尊  
氏書府附街

列傳第三

晉蕩公護

叱羅協 馮遷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晉泰初。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竝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勳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竝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八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西州宅鳳尊  
氏書府附街

邗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百戶。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竝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爲江陵公。初。襄陽蠻帥高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疆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細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一萬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貴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乃密宴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曰。護誅朝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于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恐其滋蔓。願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夾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護微

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顧命託臣以後事。臣旣情兼家國。寔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懇懇。干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誠。忽生疑阻。且臣旣爲天子兒。復爲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冀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讒人之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群公入醮。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竝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諸公卿畢集。護流涕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旣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不負社稷。爾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四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如何。群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等。尋亦弒。帝迎世宗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被升擢。位至膳部。

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  
 護立高祖百官總已以聽於護自太祖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  
 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  
 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  
 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  
 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  
 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  
 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群  
 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竝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  
 抗表固讓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犄角共圖高氏是年  
 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  
 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姬與皇弟四姑及諸戚屬竝沒  
 在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竝  
 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  
 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報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  
 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  
 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  
 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孽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  
 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  
 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  
 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  
 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  
 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  
 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

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  
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  
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  
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于各別分散。寶掌見汝  
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  
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  
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  
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  
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可不記此  
事緣由也。於後吾與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  
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凌等四人謀欲加害吾  
女。其叔母等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余  
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  
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  
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  
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  
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  
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艸木母  
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  
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  
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  
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  
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  
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

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鐘。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混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竝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且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繼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旣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艸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未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至土以彼朝。

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  
宣心。蒙寄。薩係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  
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卽發遣。更令與護書。嬰護  
重報。往返。冉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  
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  
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  
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鐘圯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  
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  
乃稱煩暑。指尅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  
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旣非所  
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  
要子責誠。實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  
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臥鼓潛鋒。孰非  
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  
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家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  
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  
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  
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  
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  
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祇增深怨。  
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卹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  
應內省。豈宜有間。移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  
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  
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也。突厥復

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卽事，征討復慮失信，蕃夷更生邊患，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不受天明，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并冀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驅略汾晉，掃地無遺。季孟勢窮，伯珪日蹙，坐待滅亡，鑿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在仲冬，同會并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呂，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庭祇受，有司宜勒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迴率精兵十萬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樹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攻圍洛陽。柱國齊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營於邛山，護性無戎略，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本令漸斷河陽之路，遏其救兵，然後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散，唯尉遲迴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邛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而返。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樹於軹關戰沒，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天和二年，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又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戚。



蓋無事便  
之然也

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  
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  
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  
護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  
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  
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  
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  
秋既尊頗好飲酒不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  
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既朝拜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  
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  
後擊之護踣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  
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

文孝伯頗豫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  
長孫覽等告之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  
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  
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  
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白帝曰李安出自阜  
隸所典唯庖廚而已既不預時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  
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詔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  
晉公護地寔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總朝權寄  
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兄  
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穎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  
害先加永尋摧割貫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缺二字藏智護  
內懷凶悖外託尊崇凡厥臣民誰不怨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

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蠱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痍朕約已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邊隅尚阻疆場待戎旗之備武夫資杆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未効庸勳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墻寔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眚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顛墜億兆之命一旦隲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今肅正典刑護已卽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旣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訢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國公盛乘傳往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諡護曰蕩竝改葬之

惟新

代郡人

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恒州刺史楊鈞擢爲從事及魏末六鎮搔擾客於冀州冀州爲葛榮所圍刺史以協爲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沒於榮榮敗事汾州刺史余朱兆頗被親遇補錄事參軍兆爲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還上黨令協在建州督軍糧後使協至洛陽與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還并州令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竇泰泰甚禮之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授大丞相府東閣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轉錄事參軍遷主簿加通直散騎常侍攝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

仕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邑二百戶。尋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九年。除直閣將軍。恒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爲伯。增邑八百戶。尋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初。太祖欲經略漢中。令協行南岐州刺史。并節度東益州戎馬事。魏廢帝元年。卽授南岐州刺史。時東益州刺史楊辟邪據州反。二年。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涪水。會有氐賊一千人。斷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買等行前擊之。賊開路。協乃領所部漸進。又有氐賊一千人。邀協。協乃將兵四百人守峽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避辟邪。棄城走。協追斬之。群氐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爲大將軍。尉遲迴長史。率兵伐蜀。旣入劔閣。迴令協行潼州事。時有五城郡氐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槐林山。置柵拒守。梓潼郡民鄧肫。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柵以應之。同通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雄傑敗。亦棄柵走。還本郡。復與鄧肫等。更率萬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柵。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裴孟嘗。領百姓繼進。爲其聲勢。孟嘗旣至梓潼。值水漲。不得卽渡。而王令公。鄧肫。見孟嘗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嘗以衆寡不敵。各棄馬短兵接戰。從辰至午。於陣斬令公及肫等。賊徒旣失渠帥。遂卽散走。其徒黨仍據舊柵。而孟嘗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卽勒兵攻柵。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有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增邑通前。

一千五百戶。晉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慶整竝辭不堪，俱薦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卽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常在護側，陳說時事，多被納用。世宗知其材識庸淺，每折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卽屏黜。每舍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保定二年，追論平蜀功，別封一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千戶，入其租賦之半。晉公護以協竭忠於已，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宮室旣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回授一子協，旣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護爲奏請，高祖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護誅協除名。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時與論說舊事，是歲卒，年七十六。子金嗣。馮遷字羽化，父漳州從事。及遷官達，追贈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鈞引爲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爲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閣將軍馮靈豫入關，卽從魏孝武復潼關。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獨顯縣伯，邑六百戶。及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進爵爲侯。久之，出爲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存簡恕，夷俗頗安。

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孝閔帝踐祚。入爲晉公護府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錄。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逮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爲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衣錦榮之。乃授陝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遷本寒。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自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建德末。卒於家。時年七十八。子恕。位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寇縣伯。護所委信者。又有朔方邊平。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

同護敗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時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且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劍。臨沸鼎。不足以驚其慮。據帝圖。君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穹壤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又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

也。違之而不疑。廢弒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孥為戮。不亦宜乎。

列傳第三十一

書卷十二

傳第四

齊煬王憲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齠。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閔帝踐祚。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盧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巴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

子之中欲有推擇徧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  
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  
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  
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  
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尋進位柱國保定  
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迴爲先鋒圍洛陽憲  
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邛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  
出軍後諸軍恇駭竝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  
爲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政雅  
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治小冢宰  
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  
成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兵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  
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  
憲追之及于安業屢戰而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  
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遂使疆場之間生民  
委弊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  
宜暫出同州以爲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  
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  
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遯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  
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  
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  
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  
糈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相  
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

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遙授冢宰，寔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兒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祖幸雲陽宮，遂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及高祖召憲，謂曰：「衛王構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初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



犯順此則自取滅亡高祖曰汝即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足耳初直內深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祖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須自勗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地外翦宇宙大同軍

車書混

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眾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騎二萬復為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軍于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

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爲後拒。齊王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誼等竝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以下。竝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卽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於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謀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迴、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軍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於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憲輕騎追之。旣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女砦。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王已走。」

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偽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寶爲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卽充我使，乃與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位，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首，旣奔竄於州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轍，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污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竝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

潛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甚駭懼潛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擒潛及季珩等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季珩季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憲素善謀多算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爲士卒先群下感悅咸爲之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語在稽胡傳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高祖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高祖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爲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鑿興誠爲本願但身嬰疹疾不堪領兵帝許之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時高祖未葬諸王在內治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而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季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季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與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旣誅憲無以爲

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  
憲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  
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  
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憲六  
子貴質寶貴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  
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  
戶太祖之初為丞相也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貴為年十一  
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頭建德二年冊  
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為幽州刺史貴  
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  
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

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  
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服其明察如此  
五年四月卒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

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勳進封河間郡王寶字乾禮大將  
軍中垣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澗公竝與憲俱被  
誅

史臣曰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唯楚元河間東平陳  
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  
宮闈佚樂侈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  
焉齊王奇姿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  
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  
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

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九月七日 夕終止卷于時當天陰濕不快於休也 柳日泉記

周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終



